松云山，绿柳村，东部的亭子里，一位中年男子正倚靠着长椅闭目养神。

“萧叔叔，萧叔叔，”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急匆匆的跑进亭子，嘴里不停的呼喊着，“天武哥哥又闯祸了，你快去救救他啊。”

萧炎微微睁开双眼，看了看眼前皮肤白净扎着小辫的女孩，直起身轻抚着女孩的头，笑眯眯的说道：“哟，这不是小美吗？你不跟大家一起玩，跑来我这做什么？”

“天武哥哥闯祸了，萧叔叔你快去看看吧。”小美急得脸都涨红了，边说边用力扯着萧炎的衣袖想把他拽走。

萧炎见状便站起身，将小美一把抱起，安慰道：“天武哥哥是男孩子，惹出点事很正常，小美就不要在意了。走，叔叔带你回家。“说罢，他抱着小美就出了亭子，向村子方向走去。

”可是这次不同，这次…这次…”小美急得不知该怎么表达。

”小美不急，天武哥哥经常闯祸，村里人都见怪不怪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，咱们回家吃好吃的去，不用管他。”萧炎乐呵呵的抱着小美，大步向前走着。

小美眉头紧锁，满脸通红的憋出一句：“天武哥哥把全村的衣冠冢都毁了！”

不一会儿，萧炎就带着小美来到了绿柳村北坡。村里其他人早就到了，正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议论着。见到萧炎来了，大伙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一下子围了上来。

“萧炎，天武这次闯大祸了！”

“萧炎，这可是全村的祖坟啊，几辈人都葬在这，现在全毁了。”

“萧炎，让你别教天武法术的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”

“萧炎…”

“停停停——”，萧炎放下小美，摆摆手，示意大伙安静，然后接着说道：“让我看看情况先。”说完，他挤开一条道向前走去，一片狼藉的山坡映入眼帘。各家的衣冠冢已无法辨识，用于搭建衣冠冢的石头早就炸成了碎石散落各处，牌位更是不复存在，而用来纪念祖先的衣物也被炸的七零八落。

“这次我要怎么袒护你啊？你个小兔崽子！”萧炎小声的嘀咕道。

身后的村里人又开始嚷嚷起来，看着眼前的烂摊子，萧炎也不知所措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假装镇定的转过身，说道：“大家息怒，这个事呢…”萧炎停了停，思索了几秒，“我们改日再议”，话音刚落，萧炎抱起小美瞬间逃走了，留下一群傻了眼的村民。

松云山北面的悬崖边有一颗巨大的绿柳，萧炎躲过村民来到此处。

”臭小子，还不给我下来！“萧炎冲着树上吼道，可树上并没有什么动静。

”天武——“萧炎提高音调喊道，可树上仍旧没有任何反应。萧炎冷哼一声，右手一挥，一阵清风拂过，绿柳颤动起来，不一会儿只听”哎哟“一声，一个少年从树上摔落下来。

”你个臭小子，以为躲起来就能了事？“萧炎生气的拽起地上的少年。

”爹，我知道错了。”天武偷瞄了一眼萧炎，赶紧又低下头。

”你小子越来越有能耐了哈，居然敢对全村的衣冠冢下手，看来我平时对你是太放纵了。“萧炎摇摇头，接着说道：”你倒好，惹事了就自己躲起来，想过你爹我了吗？我…我差点没跑脱。“

”现在不是跑脱了吗？爹，下次闯祸了我一定先通知你，咱俩一起躲。“

”躲躲躲，每次闯祸都只知道躲。“

“不是你教我的吗？时间会冲淡一切，躲一阵子就没事了。

”哼，你把人家祖坟都搞了，现在时间冲不淡了。“

”没那么严重吧？不就几块破石头几件破衣服吗？“

”什么破石头破衣服的，我看你小子…“

父子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，虽说萧炎已经上了年纪，又是当爹的人，可一点长辈的稳重也没有。十年前，萧炎带着天武来到绿柳村，从那时开始宁静的村子变得鸡飞狗跳。天武三天两头闯祸，而萧炎这个父亲从来不管，依着他胡闹，甚至有时教唆他惹事。小事村里人忍忍就过了，遇到大事父子俩就跑到山里躲几日，等村里人淡忘了再回去。可惜今天与以往不同，衣冠冢是绿柳村最不能触犯的地方，虽然那里埋葬的只是些衣物，没有肉身，却寄托了村里人对历代飞升九重天的祖辈们的敬仰。天武毁了衣冠冢，是对祖辈的大不敬，村里人绝不可能原谅他。萧炎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干脆不解释，直接逃走。

父子俩吵着吵着开始闲聊起来。

”爹，你说这次咱们要怎么混过去啊？“天武问道。

萧炎瞪了他一眼，回答：”衣冠冢都毁了，你还想着忽悠村里人。这次的事太大，你爹我也罩不住了。“

”那我们怎么办？ “

萧炎叹了口气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”这绿柳村也待了十年了，爹带你出去见识见识，外面的世界可比这好玩多了。“